



前山在205小火车道南,也叫南山。从沟里终点站到沟外北三家站,小火车道蜿蜒十余公里,既拉矿石,也拉人,是小镇独特的风景。小镇,叫树基沟,我的家乡。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某一天,我出生在小火车道北边的一趟白灰房里,从此面山而居。

三哥说,你刻一个印章吧,就刻:面山而居。

那时,三哥爱好文学和书法,我则喜欢篆刻。现在想来,印章一定是刻了的,也一定是盖在了三哥买的那些书上、字帖上。那些写满颜筋柳骨大大小小的纸片上,很像那么回事。遗憾的是,今天,当我想写这篇文字的时候,翻检那本自制的业已残缺不全的印谱,却不见这一枚——算了,反正这里也不是谈什么印章,用不着印证的。

这里,说的是前山。

从我家所在的粮站下片居民区,到前山共有三条路。一条是东边的,即通过吴佩成家门前那条可走马车的大道,一条是我的同学王贵富家房后的,再一条就是西边,也就是我家居住的这一趟房前的。

后两条过铁道都是小道,且方向有所不同:我家门前的这条,过一片苞米地后,几乎是直对着正面的山顶而去,绝无旁骛。王贵富家房后的那条,走着走着就向东偏移了,直到我的另一个同学贾兆良家门口,再上到一个小山包,与从吴佩成家那边过来的大道交汇,不远,又分开了:小道奔山梁,大道通向山腰中的树林——那里是矿山南岔竖井的通风口,建有组扇房。

泉之林

深秋,夜里的第一场霜,催发了路边满树的美蓉。清丽的花朵,俏生生地,是少女羞怯的笑靥。悄然地,记忆里的那株芙蓉树,也踩着季节的节拍,千里迢迢,裹着淅沥沥的冷雨,闯入我的梦。

多年不见,她还是旧日的模样,长在半米高的花圃里,仰望才看清那层层花瓣深处。

一颗露珠,踏着脚尖,用指甲接了,顺指尖滑到手背的,是深秋的清冷。

芙蓉花,淡粉的,米黄的,大红的,纯白的,没完没了地,一朵接一朵的开,又一朵接一朵枯萎。

于是,一棵树上,蓓蕾,半开的,全盛的,枯萎的,聚在枝头,要把树压弯了。

年幼的岁月,爱美的事物,每天摘下最美最美的那朵插在花瓶里;年少的日子,有浅浅的愁,恨不花开百日红,曾愤愤地将枝头的枯花摘掉,以为这样就满树的繁华。

花,依旧是一朵朵的开,又一朵朵的谢,直到凛冽擦掉最后的颜色。梦中的芙蓉花,静谧地开。秋日的阳光,透过沉郁的绿叶,穿透粉嫩的花瓣,稳稳地,洒满在仰起的脸上,那暖,那柔,如记忆中一切美的时光,带着微醺的惆怅。

晨起后,依旧如窗玻璃上那层蒙蒙的雾气,任凭怎么擦,都是不清透。

路边,蛛网结在矮矮的树上,枝叶间沾染了露水,黏住晨光,是朵朵晶莹的花。

一转角,一树芙蓉,穿透白蒙蒙的冷雾,直直地撞进眼底。倾斜的树干,像一领垂地的缀满花的绿色披风,又像一把斜靠在地上的大伞。花从尘埃里开出来,一路向上,摇曳在渐渐肃杀的秋风。

深秋的清晨,与这芙蓉树的对视里,我看见蓓蕾的绽放,而枯萎的依旧向上栖息在枝头。这是生命的全部,就在一棵树上,那么直接,却安静从容。

生命,如花开花谢,原该顺其自然,何以患得患失;而生命的过程,当如芙蓉尽情绽放,即使凋敝在枝头也要向上。

芙蓉树下,用指甲接一朵花瓣上的露珠,慢慢地,顺着指尖,滑下……

■毛毛
摄影



大运之河

前山,前山

程远

无论是走哪条路,前山都近在咫尺。记忆中,我是经常一个人去前山的,打柴,采菜,捡蘑菇。前山不仅离家近,而且坡缓路宽——虽走不了马车,但带车子、雪爬犁绰绰有余,不像后山,陡峭阴森。

更多的时候,我还是愿意结伴去。那时,我们正念小学,三哥念中学。我说我们,是住在粮站下片的我的发小兼同学,刘波、孙朋、王贵富、韩朝汉、曹大军,也包括铁道南的贾兆良。

那时没有双休日,只有星期天,但周三周六都是半天课。每每这时,我们就要去前山干点什么,一般都走贾兆良家门前的那条道,顺便也问问他不去。

贾兆良家如一个景点,他哥哥将通过他家的那条小道上竖了两个杆子,上横木板,用毛笔题曰:天下第一关。然后穿树林,过山岗,最后绕到前山最高处,也就是有着几块大石砬子的地方,放下装满蘑菇的柳条筐,或是绑了四捆柴禾的架子,脱掉外衣,攀上砬子,望山那边的矿井塔、废石堆和厂房。偶尔,有人影移动,是下班的工人,或是往山沟深处去的农民。那里,有一个叫许家坟的地方,住着几户人家。

孙朋说,许家坟的蘑菇才多呢,尤其红蘑。孙朋是采蘑菇好手。不仅采蘑菇,打柴禾挖野菜种地等等,都在我们之上。可住往这时,太阳已经偏西,我们只好下山。其实,许家坟我也是去过的,就是比许家坟更远的地方,我也去过,不过是与哥哥,而非这些毛头小子。这是后话了。



初一,教我语文的是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姓马,圆胖脸,长辫子,笑起来白皙的脸上有两个小酒窝,很是好看。

我常常把马老师想象成表姐,可马老师不是表姐。在马老师周围,常围着一群叽叽喳喳的漂亮女生,我丑我笨我又不会花言巧语,开学老长一段时间了,马老师也没关注到我。

怎样才能让马老师那花瓣般的笑脸向我绽放呢?在我年少混沌的意识里,似乎唯有骄人的成绩这一招。

快期中考试了,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考它个班级第一,惊惊马老师。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整个小学阶段,我都不是个爱学习的学生,要取得骄人的成绩,我知道没那么容易。我起早贪黑,废寝忘食地读啊背啊写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摩拳擦掌地盼着考试。

期中考试终于到了。试卷发到手,我头也不抬地刷刷刷地写,中间有个小拦路虎——给课文《死海不死》中的一个段落加标点。至于

秋天的月夜,光亮如水,悄悄地走向稻田,身心好似与自然融为一体。坐在田埂边,听遍野的蛙鸣协奏,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

这时的稻田,是静谧的,而水稻就像一位风韵淡雅的女子,穿一身镶嵌着金边的绿裙,躺在沉寂的田野里,想着自己的心事。

金秋的清晨,微曦初露,轻轻地走进稻田,漫步阡陌间,看灵巧的蚂蚱蹦跳,是一件幸福的事。

这时的稻田,是丰盈的。水稻就像一位朴实的农妇,穿一身厚实的布衣,站在广袤的田野里,守护着自己的家园。

水稻的谦卑是一种宿命,贴紧土地,是一种让灵魂匍匐前进的方式,没有艳丽的花朵,

每次我走过桥边的理发店,眼睛不由自主的向橱窗里,找那盆开满红色花朵的玻璃海棠。

不知道为什么,这盆海棠花我寻找了二十多年,它就像被一阵风吹向远方的邮件,很多年与我失去联系。

隔着橱窗,我能感到那时空的温度,心一靠近,瞬间融化。

一盆海棠花,带着父亲的温度走进我的心里。眼泪是个奇怪的东西,它总是让我不知所措,像决堤的洪水无法阻拦。

我的思念在花盆里生长,那是父亲生前最爱的海棠。

为了这盆海棠花,我总是喜欢从桥边过,经过理发店的时候看它一眼。

终于有机会让我走进这家理发店,是因为那次带母亲去理发。从母亲的口气里,我听到对之前我常常带她去的那家理发店,母亲感觉老板理发有点敷衍。虽然我的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但她是一个很精致的老人。

母亲很爱干净,衣服很整齐,是一个鹤发童颜的农村老太太。我告诉母亲带她去另外一家理发店,母亲说,如果太远就不用了。我说在大桥边不远,去了你一定喜欢。

我带母亲走进这家理发店的时候正是冬天,橱窗里的鲜花盛开,还有几盆绿色花草,把小店装扮得像春天一样美丽。

母亲果然一下子被这里吸引,这家店里太干净了,真是一尘不染。开这家店的是一对夫妻,男人很忠厚,女人很漂亮,就像绿叶配花朵。

前山不仅是我们这些孩子勤勉帮家的去处,亦是闲时玩耍的乐园。尤其是秋天,山脚下那片连绵起伏的田地,苞米,高粱,大豆,地瓜,土豆,应有尽有。只要农人不在场,我们就可以在里面捉迷藏,玩打仗,累了还时常偷吃地里的地瓜、萝卜、黄瓜,实在不行就吃乌米,一种发育不良且含黑色素的苞米。

到了冬天,这片空地则是打雪仗的战场,如果再玩得野些,还可以背上爬犁,上到半山腰甚至山顶,往下放。当然,这很危险。上片的弟弟是同学,我说,你哥命真大!他说,侥幸呗。

不过,我的同学王贵富就没有这般侥幸。那是一个夏天。黄昏。不知因为什么,王贵富和家人吵架后,风也似地跑出家门,穿过铁道,以及铁道后面的柴禾垛,直奔前山,边跑边伸手在裤兜里掏着什么。他有些口吃,嘴里呜呜啦啦——最后,在山脚下的田地里站定,将手里的东西仰脖倒下。追上来的人,有他的哥哥、爸爸妈妈、邻居,还有我们几个同学,但都已措手不及——他的手里,攥着一个刚喝了一半的敌敌畏塑料瓶。

王贵富是我非常要好的伙伴。他体格健壮,几乎能装下我。我们一起去山上打柴的时候,往往都是他帮我捆腰子、搭肩,翻山梁,也会返回来接我。

那时,我们的父亲都在北岔看火药库,我们也经常一起去送饭,两家相处很近。

东文西武

一个标点符号

魏霞

是哪个段落,我现在已记不清。只记得有个空究竟是标逗号,还是标分号,我拿不准,就先跳了过去。做完最后一道题,我回头再看加标点的那道,还是外乡人过河——心里没底。咋办?咋办?零点五分呢,若丢了,说不准班级第一就和我失之交臂了。我用眼睛的余光偷偷瞥了下讲台上的马老师。她正低头看什么,没注意到我。于是,我右手握钢笔假装写字,左手向桌兜里摸去,心噗通噗通乱跳。

发卷子前,马老师要求我们把语文书放到桌兜里,我放在了一摞书的最上面。嘿!一摸就摸到了。我小心翼翼把书往外边抽了抽,翻开,瞄上一眼,唉,不是《死海不死》。

再翻,再瞄……终于翻到了,我的心跳得更厉害了。就在我准备寻找那个段落时,马老师干咳了一声,我的手一哆嗦,回到了桌子上。停了一会儿,我又故伎重演。找到了找到了,我做贼心虚地又瞟马老师。她这次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地正好在看我,看得我脸上顿时发烫,心慌忙松开了课本,佯装给腿挠痒痒,胡乱抓了两抓,又把手放到了桌子上。

时间滴滴答答向前走,我再也不敢摸桌兜里的语文书。开始收卷子了。我仿佛看见班级第一的好成绩正挥手向我说拜拜,不甘的心再次复燃。趁马老师在另一排收卷子的空当,我迅速拿出语文书,飞快翻到《死海不死》,眼睛快速地扫描,扫描,天啊,我心跳加快,一阵窃喜:亏得看了看,书上是分号,卷子上我标的是逗号。我抓起钢笔就去卷子上更改,一只白白嫩嫩的手把我的试卷夺走了。

偷鸡不成蚀把米,丢死个人。我羞得不敢抬头看马老师。试卷下发时,马老师念着名字让我们一个个上讲台去领。我盼着听到我的名字,又怕是我的名字,念一个不是我,再念一个还不是我,讲桌上只剩下一张卷子了。

“魏小霞,86.5,第一名。”我腾地站起,走向讲台脚步却十分沉重。

我低头接马老师手中的试卷,她把试卷当空一抖,我的手落空了。“抬起头来,光明正大的第一名才光荣。”马老师甜美的声音透着平日里少有的威严。我的脸一阵阵发烧。

在那份试卷顶端的空白处,用红笔写着一句话:“诚实比什么都重要!”

……这件事已经过去许多年了。这许多年里,我淡忘了很多人和事,但那次考试和马老师的音容,至今历历在目,刻骨铭心。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马老师,不会忘记这样一个把我的生命和灵魂引向另一种亮度与高度的人。

■汤青
摄影

秋天·稻田

黄小茜

没有高悬的果实,却默默滋养着城市与乡村。年复一年,乡村的容颜已改,只有谦卑的水稻,依旧在土地上淡淡飘香。人的期待,总是向着人生的高处行走,而水稻却憧憬着土地的深处,它的生命只有和土地融汇才能萌发,

南荷北佛

父亲的海棠花

张辉

他们夫妻听说是我母亲要理发,这么年长的顾客不多,连忙热情招呼,这样我就可以大胆近距离欣赏这些花了。

我最牵挂的那盆玻璃海棠开得正好,女人们说这海棠一年都在开花,我的目光轻轻落在花上,轻了又轻生怕打搅了花的一帘幽梦。

玻璃海棠,叶片就像彩色玻璃一样晶亮,那种油彩才能调出的颜色,是那样鲜美。花朵是那样小巧玲珑,和叶片颜色相近。

小小的花,它是那样可爱,让我想起满天的星辰。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喜欢这盆花,但是玻璃海棠一定有一颗玻璃心,它一定怕受伤,一受伤就破碎。

女主人看见我如此喜欢这盆花,立马承诺等春天的时候分一株送给我,她说这个季节移植不容易活。

这个约定就像春天的约会,让我欣喜不已,是时间过得太快,还是我没守住承诺,居然完美避开了春天和海棠花的约会。突然有一天,我经过大桥边,在那扇偌大的橱窗里没有发现那盆玻璃海棠,心里一阵忐忑,还是没了

谁知,半瓶敌敌畏夺去了他的生命。那年夏天,我忽然觉得日子寂寞、漫长。通往前山的小道,茅草疯长。

以后,上中学了,学习紧了,去前山的次数也少了。这时,除了篆刻,我对书法和绘画也有了兴趣。中学唯一的美术老师,也成了我的良师益友,只是老师住在沟里,离我家远,加之擅长的是素描、玻璃画,而不是我喜欢的国画,去老师家讨教的时候并不多。

相反,与二哥一个青年点的曲贵平,那段时间刚从农村抽回镇上,在家呆着。二哥就说,曲贵平也画画,跟他学吧。

曲贵平家就住在前山脚下,与贾兆良家遥相呼应,而且,曲贵平的弟弟曲贵友也是我的同学,曲贵平的妈妈和我的妈妈又经常一起捡地。有了这几层关系,去向曲贵平学习,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只是,曲贵平是自学一路,技法上难比科班出身的美术老师。管他呢!画着玩吧。

于是,没事儿的时候,我就总往曲家跑。于是,我看见曲家那三间黄泥小屋的墙上,贴满了嫦娥奔月、猛虎上山、梅兰竹菊。最大的一幅中堂,画的是松树,上题陈毅的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望着这幅画,我沉默良久。我觉得笔墨不是最重要的,你说呢?

■苗青
摄影



里的语文书。开始收卷子了。我仿佛看见班级第一的好成绩正挥手向我说拜拜,不甘的心再次复燃。趁马老师在另一排收卷子的空当,我迅速拿出语文书,飞快翻到《死海不死》,眼睛快速地扫描,扫描,天啊,我心跳加快,一阵窃喜:亏得看了看,书上是分号,卷子上我标的是逗号。我抓起钢笔就去卷子上更改,一只白白嫩嫩的手把我的试卷夺走了。

偷鸡不成蚀把米,丢死个人。我羞得不敢抬头看马老师。试卷下发时,马老师念着名字让我们一个个上讲台去领。我盼着听到我的名字,又怕是我的名字,念一个不是我,再念一个还不是我,讲桌上只剩下一张卷子了。

“魏小霞,86.5,第一名。”我腾地站起,走向讲台脚步却十分沉重。

我低头接马老师手中的试卷,她把试卷当空一抖,我的手落空了。“抬起头来,光明正大的第一名才光荣。”马老师甜美的声音透着平日里少有的威严。我的脸一阵阵发烧。

在那份试卷顶端的空白处,用红笔写着一句话:“诚实比什么都重要!”

……这件事已经过去许多年了。这许多年里,我淡忘了很多人和事,但那次考试和马老师的音容,至今历历在目,刻骨铭心。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马老师,不会忘记这样一个把我的生命和灵魂引向另一种亮度与高度的人。

■汤青
摄影

这让水稻贴紧土地的心思,有了最为生动的注解。稻田是一张铺开的大网,网住了农人大把的时间和他们对丰收的期待。大片的稻田,是乡村的希望,炊烟袅袅,是因为水稻的滋养;睡梦甜甜,是缘于水稻的馈赠。水稻仰起面庞,是为了盼望风调雨顺;水稻俯下身子,是为了谋求成熟的圆满,乡村和水稻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秋天是归去之美,树林将叶子归还给了大地,把绚丽化为淳朴归还给明天的自己。秋天是值得珍藏的季节,秋天的美还有许多——在天空里,在大地上,在人们的心里,它正等着我们的邂逅。

稻田是一张铺开的大网,网住了农人大把的时间和他们对丰收的期待。大片的稻田,是乡村的希望,炊烟袅袅,是因为水稻的滋养;睡梦甜甜,是缘于水稻的馈赠。水稻仰起面庞,是为了盼望风调雨顺;水稻俯下身子,是为了谋求成熟的圆满,乡村和水稻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秋天是归去之美,树林将叶子归还给了大地,把绚丽化为淳朴归还给明天的自己。

秋天是值得珍藏的季节,秋天的美还有许多——在天空里,在大地上,在人们的心里,它正等着我们的邂逅。



勇气走进店里去问。

再一次带母亲来这店里,已经是夏天了。女主人很仔细的为母亲理发,母亲特别喜欢她的手艺,更喜欢她的敬业。

她们边理发边聊天,女主人夸奖母亲的长寿,问了些养生之道。母亲爱喝茶和她的习惯相仿,女主人很兴奋,说老年人身上都有气味,我母亲身上是香气。

这还是头一回听别人这样夸奖母亲,我想母亲身上是淡淡的书香。父亲一辈子爱读书,母亲最喜见父亲读书看报。她崇拜读书人,喜欢戏曲,懂社会发展,能跟上时代,记性也好,又思维敏捷,岁月让母亲越活越美丽。

我还是打断女主人和母亲的聊天,问海棠花的事。女主人好像也忘了我们春天的约定,说海棠花被一位霸气的朋友连盆一起端走了。

我没太伤心,毕竟它只是去了一个新的地方,我会继续找,那盆心中的海棠。

■许双福
摄影

当我们接到镇政府紧急通知的时候,才知道疫情防控已迫在眉睫。曾经,我们给武汉加油,给上海加油,而今,我们要进入决赛了,那么,我们就齐心协力,给自己加油!

面对疫情防控严峻复杂的形势,我们镇闻令而动,迅速响应,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全面贯彻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全镇机关党员干部和所有公益岗位人员,都配备了红马甲和红袖章,成为一个个“红色尖兵”,以强烈的责任担当、有力的防控举措,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红色防线”。

我们按照市里的防控要求,在镇党委书记带领下,所有的机关干部吃住单位,坚守抗疫第一线。26支疫情防控党员志愿者服务小队的志愿者们,身穿红马甲,积极参与全镇2个小区26个村的核酸检测、健康码查验、人员摸排、文明劝导、轮班值守、环境消杀、人员流调等工作,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抗疫防火墙。

那些身穿红马甲、佩戴红袖章的志愿者,驻守在镇街的每一个角落,精神抖擞,不舍昼夜……这耀眼的红是党旗的红,是砥砺前行中国红。它如赤艳的花朵,绽放于阴翳笼罩的乡村,火红而芬芳……它盛开在凌晨的核酸检测点,盛开在烈日下的街道路口,盛开在夕阳下的村头疫情防控岗,盛开在紧张忙碌的疫情防控指挥部……

这抹中国红,就是佑护乡邻的使者,因为这闪烁耀眼的中国红,我坚信:疫霾终将散去,山河定会明媚如初。

曾经,我羞于向别人提及我的职业。是的,作为一名公益岗人,我自卑而惭愧。我羡慕那些走路都带风的职场白领,羡慕那些工作体面的人。直到这场卷土重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侵袭了我的家乡,我重新认识了生命,并开始审视和思考人生。仿佛就在刹那间,我看到了每一个劳动者、奉献着的微光……

这世间,哪有什么神仙,哪有什么救世主,只不过是些勇敢而善良的人奋力逆行为我们遮风挡雨,护佑我们周全。如今,我跟随疫情防控的队列,为守护我们的和美家园,奉献着绵薄之力。没有惶恐不安,只有静默淡然。

三年疫情,看不见的远方,我忘不掉的,是倾囊相助的热血和与子同袍的心肠。万丈的光芒,其实属于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伟岸的精神,来自那些挡在我们面前的身影。

有人留守,就有人出征;有人满怀抱怨,却有人万死不辞……希望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深怀这份“为他人着想的善良”,让这艰难的世间,多几分温柔。

爱推动爱,微光点亮微光。当善良的人拉起手,就会花开疫散,万物皆安。原来人间,真的有那么多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

那一点点小小的光,连在一起,就成了暖阳。很喜欢一首叫《生而平凡》的歌,歌词很美:

那些走在我们前面的人
那些勇敢的人
那些告诉我们在黑暗中等待的人
那些给我们带来希望的人
那些心怀慈悲的人
用生命在告诉我们
一切都会过去
一切都会到来
……

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疫霾罩家园,抗疫我在岗……那抹日夜奔波的中国红啊,就是抗击疫情、守护平安、保卫家园的济宁力量!

游目骋怀

湖畔两首

欧阳兆超

沿着古运河
相约太白湖
你总想走进隋唐的繁华
品味冷艳的落寞
咀嚼淡淡的乡愁

然能看见的
水是一年比一年绿了
鹤与鹭飞去飞来
好像比去年还要悠闲
春风把花香堆满河床
再也找不到
期待的叹息和忧伤

好在河还是那条河
别管水是不是那年的水
行走在古运河流淌的光阴里
太白楼渐行渐远
大船浜又活跃起来
再没有羽扇纶巾
更别觅红衣酥手
纤夫们苦涩的歌谣
长成了落樱缤纷
满地锦绣

卸下了往日的阴霾
不如装满满一船阳光
用十万亩红荷铺路
去无锡或者上苏杭
或者有琼花盛开的地方
……

相约太白湖

忽然明白,古运河的水永远是新的

东山小鲁

耀眼的抗疫「中国红」

吴萍